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少 鸿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左大 何纪光 白诚仁 总主编
 周江沅 周康渝 胡明弘
 吴兆丰 李元洛 吴月英 曾果伟
 黄铁山 张步真 魏文彬
 钟增亚 武俊瑶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

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乌鹿 / 1

月晕 / 11

谎祸 / 22

抚 / 29

有节疤的梭 / 37

老季杀人 / 44

殊途同归 / 50

红薯的故乡(中篇) / 60

九三年的早稻(中篇) / 91

服丧的树(中篇) / 139

逃出紫禁城(中篇) / 177

梦生子(中篇) / 219

赶山狗 / 271

谁变成了一只鸟 / 275

少鸿主要著作目录 / 282

总跋(谭 谈) / 283

乌 鹿

1

娄贵挑着一担红薯下山来，气喘如牛，但心里头总想着那只乌鹿，便就忘了肩头的沉重。哼哧哼哧上了自家阶基，放下担子一看，村长和副乡长翘着二郎腿坐在堂屋里，抽烟。

村长说，娄贵你回来了。

娄贵说，我回来了。拿手板擦擦脖子上的汗，问，我堂客倒茶没有？

村长说，不用不用，我们正等你呢，坐下吧，乡长要和你说个事。

娄贵就坐下，听乡长说事。娄贵一看他们坐的架势就晓得什么事，也就不往心里去，很谦恭地，望着副乡长胡子巴茬的脸。副乡长其实还年轻，只是显老，娄贵知道是心里装的太多的缘故，而他娄贵，就从不那么想那么多。他任凭副乡长的声音在耳边蜂子一样乱飞，心里只想那只乌鹿。

早就听说，有只大乌麂带着一群小麂子在这一带山林里活动，却没料到，在今天撞见它，而且，在自家的红薯地里。自然，这是一种缘分。他看见它时，它静静地站在地边，瞪着眼睛凝视着他。它大约有半人高，四条长腿支撑着壮实的身躯，身上披覆着乌黑发亮的毛，头上，还显露出两只浅浅的角，酱红色，如同两只刚出土的竹笋。它身后，还有七八只麂子，个头都比它小得多，皮毛也都是黄色的，它们拥挤在一堆，显得很胆小的样子。他那时可能是惊呆了，站在那里半晌没动。乌麂看了他一会，像是对他说了一会话，然后就调过身子，从从容容地，带着麂子们往林子里去。他还是站着，模模糊糊想，最小的几只，肯定是它的后代，那几只半大不小的母麂子，怕就是它的堂客了。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拔腿追过去。但乌麂已倏忽不见，林子深处仅有一些轻细的沙沙声。

娄贵心底，轻轻叹息一声。村长就拍了拍他的肩，娄贵，乡长讲的都听清了？

娄贵连连点头，听清了听清了。

村长说，那就照乡长讲的做吧。

娄贵说，那自然。

副乡长就笑了，好像松了一口气，起身与娄贵握手告别。娄贵说，这就走？不吃了晚饭再走么？

村长说，你有什么菜呀？

娄贵说，家常菜，要不我去割点肉来。

村长说，算了，吃你的肉，莫作孽了，那几个钱留着给伢儿扯布缝衣服吧。养那么多伢，日子怎么过？你呀，夜里消停点吧。

娄贵就笑笑，不再留客，送副乡长和村长出了门，看着

他们消失在迷蒙夜色中。

客人一走，堂客就带着两个女儿从灶房里出来了。堂客抚着微微隆起的肚子，问，娄贵，你明天真送我去医院么？

娄贵说，去医院干什么？

堂客说，你刚才不是答应乡长，送我去么？

去个屁，娄贵说，我明天要去打麂子。娄贵说着，就把挂在墙上的那支锈迹斑驳的老铳取了下来。

2

第二天一早，娄贵穿着草鞋，扛着铳就上了山。他先到自家红薯地里，一看，几个露在土外的红薯被咬掉了一半，还四处掉些碎末，就晓得麂子们已过来了。娄贵使劲抽抽鼻子，便从那薄薄的雾气中闻到了麂子的膻骚味。娄贵就咒了一句，妈的比我起得还早呵。

娄贵在地里站了一会。雾在悄悄地散去，枯萎的薯叶在晨风中颤抖。娄贵欠下身来寻找麂子的踪迹。很容易的，发现了零乱的圆形麂蹄印。娄贵根据蹄印的深浅大小，判断出就是乌麂率领的那一群。

娄贵跟着蹄印，钻进了林子。露珠滴进脖子里，清凉清凉，树枝不时抓着他的头发乱扯，他都不在意。他晓得麂子们总是一条路窜来窜去，从不乱走的。找到这条路就很容易找到麂子，只是，不能惊动它们。娄贵走得极小心，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他屏声敛气，脚比猫轻，他走着走着，觉出自己就是一只麂子，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树林之中。

走了一阵，太阳升起来了，道道光柱射进林间。娄贵莫名地联想起悬晾在竹篙上的尿布。娄贵走出一身汗来了，汗臭味和麂子的膻味麝合在一起，愈发浓郁。娄贵已翻了两道

山梁，娄贵想那乌麂就在前面不远了，它们也该停下来歇歇了。

果然，娄贵绕过一座悬崖，就发现麂子们在一片林中空地上。娄贵赶忙躲在一蓬茅草后，只露出两只眼睛。

几只小麂子趴在地上晒太阳。那只大乌麂站立着，竖着尖耳朵望着远处，短短的尾巴偶尔摇几下。乌黑的皮毛在阳光里闪射金属光泽。

娄贵盯着乌麂，悄悄地取下铳，灌上黑硝，安上炮纸。他这么做时心紧得像块死铁，生怕弄出声音。他缓慢地，举起铳，瞄准乌麂，把食指扣在扳机上。距乌麂只有十几步远，他只需指头一扣动，百把块钱就到手了。

这时却有只小母麂踱到乌麂身边，用头在它肚子上蹭。乌麂便扭过头来，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在母麂颈子上舔。娄贵就分心了。他朦胧地忆起他和堂客初次见面时的某些动作。娄贵觉得有些怪，麂子的动作怎么有些像人呢？扣扳机的指头就松弛下来了。乌麂舔得有板有眼，娄贵有点口干舌燥，眼睛却盯死乌麂不肯离开。忽然，娄贵眼发直，心也吊了起来，他明白地觑见，乌麂肥壮的肚腹下，红红的伸出来一小截鹿鞭。娄贵的铳就颤抖了，娄贵想，狗日的老舔老舔，能没动静么。又想，要打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打它，等它那风流物缩进去再说吧。娄贵便把举起的铳放下来。

可能娄贵弄出了声音，乌麂蓦地举起头，紧张地，四面张望。娄贵晓得不可再迟疑，倏地举铳，瞄准乌麂扣动扳机。

可是铳没响。扳机的击叩声惊得乌麂脖子一缩。娄贵气得把铳往地上一丢，轰一声响，铳口喷出一团火光，那粒本应击中乌麂的铁码子射进一棵松树树干里。松树立刻抖下一

些松毛。

乌麂一声惊叫，撒腿就跑，从娄贵面前，像一道黑色闪电似的划过去。后面紧跟着那群黄麂。麂子们逃命掀起的风直扑到娄贵脸上。娄贵受了惊骇，一屁股跌坐在地。

林子很快归于一片宁静。娄贵踉跄爬起，很沮丧，用手拍拍屁股，心里寻思还要不要这杆鸟铳，手板忽觉湿腻，举起一看，血。接着大腿根有一种锐疼。勾下脑壳一瞧，不由抽口冷气，拇指粗的尖树桩在腿上刺了个洞，差一点，就戳破他的卵包！

娄贵心里霎时积了怨恨。狗日的乌麂，倒来暗算我，铳打不到你，明日我来装套子，看你还能跟那些母麂子快活几天。

娄贵忍了疼，拖着那杆铳，一拐一拐下山去。太阳已有点西斜，娄贵听见肚里咕咕叫，又似乎有把刮刀在里头刮，就想起堂客在往桌上端饭，脚于是跌跌撞撞地快起来。

到了屋后山坡上，一眼瞥见，屋前禾场里，站着两架自行车，锃亮刺眼。娄贵心里就一堵，脚不晓得动。娄贵干脆在桐子树下坐稳，望着一缕蓝色烟雾从檐下懒懒的升起来。

娄贵等了好久，终于将那两个人从屋里等出来，推着自行车走了。娄贵赶紧跑回屋里，抓起碗筷，大口大口，往肚里装饭。

堂客说，娄贵，副乡长和村长等你好久。

娄贵边吃边说，我长得有眼睛。

堂客说，你今天不送我去，他们生气了。堂客见他不言语，又说，我看，他们讲得有道理，我们养不起这么多伢儿。你到底送不送我去呵？

娄贵眼一鼓，把碗一放，右手伸进裆内往伤口上一摸，

再举在堂客鼻尖下，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吗？血！你不怕血是吧？你不怕我还怕呢！我还有大事情要做，我要装套子套乌麂，你从来没见过的乌麂！我没有闲工夫，晓得啵，我的蠢堂客！

3

在山上装下套子的第三天上午，娄贵正在菜园子里浇菜，忽听见山上有野兽的哀号。娄贵起初懵懂着，后来一怔，这不是麂子的嚎叫吗，自己等的不就是这声音吗？娄贵把粪箕子一扔，操起柴刀就往山上跑。

麂子的嘶叫声越来越清晰，娄贵也跑得越来越快，他不能让别人赶在他之前捉住那麂子，那样，别人会分去一半。这是规矩。娄贵窜得像条赶山狗，嗖嗖嗖，穿过一丛又一丛树，刺挂破了衣服也不管不顾。

很快，娄贵到了套子跟前。那根被他砍去梢尖扳弯的油茶树干，已经弹直，高高地吊着那只乌麂，套绳刚好套住它一只后腿。乌麂挣扎着，扭动着，脑袋悬在下边，眼睛发红，口吐白沫，哭号得像个人似的。娄贵上前一步，那乌麂忽然就不出声了，喉咙里嘶嘶响，涎水不停地流下来。乌麂侧侧头，用一只眼睛看着娄贵。娄贵没来由地打个冷噤，觉得自己被乌麂的眼神刺了一下。

娄贵站住，握着柴刀的手出了一层冷汗。娄贵心里说，乌麂乌麂，你怪不得我，是你自己往我套子上踩的。乌麂仍不出声，人一样地看他。娄贵心里便有些发毛，觉得事情有些怪。周遭死静，乌麂喉咙里的嘶嘶声在小下去，娄贵似被固定在这肃静里，动弹不得。

乌麂的目光在黯淡下去，娄贵晓得，它支持不住了。乌

麂突然扭动身子，勉强抬起脑袋冲娄贵一声尖利的嘶嚎。娄贵吓了一跳，觉得被乌麂的尖嚎刺透了身体，心惊惊地回头再看时，乌麂的脑袋颓然垂下，闭上了眼睛。

娄贵松了口气，晓得乌麂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只须等着它，让它自己把这口气咽下去。若是在往常，他完全可以过去扼住它的喉管。但今天他不想这么做。娄贵莫名地叹口气，坐下来，背对着乌麂。

娄贵坐了很久，身后没有了丁点声息，才回过头来。乌麂已僵直在半空中。

娄贵割断绳索，乌麂沉甸甸地掉到地上。娄贵抓住两条麂腿，往肩上一扛，死沉。娄贵走了几步，听到身后有沙沙声响，于是车身回首。

在距他十几步的地方，站着那群黄麂，举着十几个小脑袋，哀哀地怯怯地望着他。

娄贵赶忙心紧脚快地往山下走，走了一程心里就快乐起来。乌麂一身肥膘，压得娄贵很舒服，舒服得透不过气。娄贵想，不是有句话叫财大气粗么，果真不假。

娄贵乐颠颠把乌麂扔在堂屋里时，禾场里突突响，来了一辆小拖拉机。拖斗里坐着副乡长和村长、村妇女主任，还搁着一把竹躺椅。娄贵的快乐立时就打了折扣，但他仍开朗地大声说，堂客呵，你看像什么话呀，让乡长开起拖拉机来接，快出来快出来，跟乡长走跟乡长走！

4

娄贵很细心地，剥了一张完整的麂皮。娄贵从挂历上发现套住乌麂的这一天正好立冬，冬皮是很不错的，于是娄贵决定留下自己用。又留下一腿麂肉，给堂客滋补身体，其余

的都挑到镇上卖了，五元钱一斤，得了一百多块钱。

娄贵还小心地割下了鹿鞭，用盐腌了七天，然后挂在灶房梁上，用烟熏。娄贵去灶房做事，有意无意地，总要瞟它几眼。

这天太阳快落山时，副乡长和妇女主任说说笑笑地，上了阶基。妇女主任手里提着网兜，兜里有红糖和奶粉，说是来慰问月婆子的。娄贵就接过网兜，吩咐堂客煮饭，切鹿子肉，自己在堂屋里陪客。

副乡长的胡子剃光了，于是很年轻。副乡长亲切地拍娄贵的臂膀，娄贵呀，你几次不照面，我还以为你要顽抗到底呢，嘿嘿。

娄贵说，我敢吗，国策嘛，当然要实行的，那几天，我是忙着打鹿子去了。再说，我也得替你乡长着想呵，您完不成计划生育任务，年终奖怕也拿不成吧？

副乡长说，那当然，奖金倒事小，怕的影响一大片；我管的村超了指标，我以后说话还响么？所以，娄贵我还得感谢你呢。

娄贵说，不敢当，您三番五次上门，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呢。

妇女主任笑道，你们要真过意不去，夜里就莫一门心思，找点别的事做，要再来一次，身体受不了呢。

娄贵说，还有什么事做呢，你以为是在城里、在镇上，有电影看，有电视看，还打桌球；我们就这一点好耍的事呢！

副乡长和妇女主任对看一眼，都笑将起来。副乡长揩着眼角泪花，指着娄贵道，娄贵说得对，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妇女主任笑过后，从提包里掏出一包东西塞入娄贵怀中，说，那你们采取措施吧。

娄贵看看那包东西，怎么样措施呀？

副乡长笑道，请妇女主任示范示范吧。

妇女主任擂了副乡长一拳，好呀，当乡长的也不正经！又对娄贵说，你看说明吧，很简单，理论联系实际。

娄贵就起身进屋，把那包东西放进书桌抽屉里。出门来，见副乡长和妇女主任还在笑，很开心的样子，娄贵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副乡长杯子里的茶水该添了，但娄贵不想去提水瓶，他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娄贵去了灶房，把挂在梁上的麂鞭取下来，切了半截，洗干净，放在砧板上，很薄很薄的，切出许多紫红色的圆形小片。很熟悉的麂子的膻味在四周环绕。妇女主任趑进灶房来帮忙，往灶膛里塞柴，朝砧板上一看，就笑了。

吃饭时，娄贵给每人倒了一杯米酒，特意将那碟放了不少红辣椒末，油炸得很香的麂鞭放在副乡长面前。娄贵一边敬酒，一边很殷勤地把麂鞭往副乡长碗里夹。

副乡长说，这是什么东西？

娄贵说，好东西好东西，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副乡长有滋有味地嚼，嗯，不错不错。

妇女主任吃吃地笑，也不多说什么。

副乡长走时身体有些晃，从额头到脖子都红了。娄贵说，乡长您能走吧？副乡长说，能走能走，这点米酒，小意思小意思。娄贵送了一程仍不放心，对妇女主任说，乡长就交给你了。妇女主任说，行，我负责了。

妇女主任扶着副乡长走了。

娄贵在暮色中站了很久，嘴里麂肉的余味犹存。

若干日子之后的一个夜晚，娄贵正要上床，堂客在被窝里说，娄贵，晓得啵，副乡长犯错误了呢。

娄贵问，什么错误？

堂客说，作风错误呗，听说，是在被窝里捉出来的呢。

娄贵怔了怔，忽然就嘿嘿笑起来。堂客说你笑什么呀？

娄贵不作声，只是笑，取下墙上挂着的干麂皮，往身上一披，纵身上床，就向堂客扑过去。堂客说，你癫了么？娄贵说，你才癫呢。又跳下床去，两手撑地，嗖地窜到这边，又嗖地窜到那边。娄贵听见耳边风声飒飒，便学了一声麂子叫，立时，觉出自己就是那只乌麂，带着一群麂子，在山上黑色闪电般划过来，又划过去。

1991年于常德